

摇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 续展编著援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圆园园愿
摇陈星苑原野原在寒原袁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传记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摇Ⅳ援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430 号

责任编辑：魏杰恒
封面设计：徐宏超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
全摇展摇著

出版发行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摇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员号楼（~~员~~~~第~~~~肆~~~~源~~

网摇摇址摇摇惜惜援造早响暖精毛耗考登通卦體舌贈暖灶鐵

印摇摇刷摇摇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摇摇本摇摇愿园伊厘毫米 员張摇摇印张 怨緣

字摇摇数摇摇園元团團

版摇摇次摇摇圓原年 愿月第 员版摇摇圓原年 愿月第 员次印刷

书摇摇号摇摇陈星苑景明平原趙慧原建報 愿圆

定价：58.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研究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

中摇摇国 当代传记文学概观

全摇展摇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中 国 · 哈 尔 滨

目 录

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摇摇——代序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一书 樊摇摇星

第一章摇摇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 (员

摇摇一、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上) (员

摇摇二、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下) (怨

摇摇三、当代传记文学的成就与问题 (员

摇摇四、当代传记文学的经验教训 (圆

第二章摇摇领袖传记 (圆

摇摇一、领袖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圆

摇摇二、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圆

摇摇三、庞瑞垠的《早年周恩来》 (愿

摇摇四、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 (缘

第三章摇摇将帅传记 (缘

摇摇一、将帅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缘

摇摇二、何晓鲁、铁竹伟的“陈毅文学传记三部曲” (远

摇摇三、点点的《非凡的年代》 (远

摇摇四、东方鹤的《张爱萍传》 (远

第四章摇摇英雄传记 (远

摇摇一、英雄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远

摇摇二、张俊彪的《最后一枪》 (愿

摇摇三、殷云岭的《雷锋传》	(原)
摇摇四、柯兴的《魂归京都——关露传》	(原)
第五章摇文学家传记	(原)
摇摇一、文学家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原)
摇摇二、朱东润的诗人传	(原)
摇摇三、林贤治的《人间鲁迅》	(原)
摇摇四、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	(原)
第六章摇艺术家传记	(原)
摇摇一、艺术家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原)
摇摇二、刘彦君的《梅兰芳传》	(原)
摇摇三、翟墨的《圆了彩虹——吴冠中传》	(原)
摇摇四、李辉的《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	(原)
第七章摇科学家传记	(原)
摇摇一、科学家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原)
摇摇二、吴崇其的《林巧稚》	(原)
摇摇三、林洙的《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原)
摇摇四、聂冷、庄志霞的《袁隆平传》	(原)
第八章摇企业家传记	(原)
摇摇一、企业家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原)
摇摇二、桑逢康的《荣氏家族》	(原)
摇摇三、王慧章的《王光英传》	(原)
摇摇四、夏萍的《李嘉诚传》和《曾宪梓传》	(原)
第九章摇名人轶星自传	(原)
摇摇一、名人轶星自传文学创作扫描	(原)
摇摇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和《奏响生命之歌》	(原)
摇摇三、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	(原)
摇摇四、刘晓庆的《我的自白录》	(原)

第十章 摇平民传记	(圆苑苑)
摇摇一、平民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圆苑苑)
摇摇二、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	(圆苑苑)
摇摇三、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	(圆苑苑)
摇摇四、徐光荣的《烹饪大师》	(圆苑苑)
第十一章 摇反派人物传记	(圆苑苑)
摇摇一、反派人物传记文学创作扫描	(圆苑苑)
摇摇二、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和《哈同外传》	(圆苑苑)
摇摇三、叶永烈的“黑色系列”	(圆苑苑)
摇摇四、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	(圆苑苑)
第十二章 摇当代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态势	(圆苑苑)
摇摇一、传记文学基本理论研究	(圆苑苑)
摇摇二、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研究	(圆苑苑)
摇摇三、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圆苑苑)
摇摇四、国外传记文学研究与理论译介	(圆苑苑)
附录	
摇摇一、主要参考书目	(圆苑苑)
摇摇二、传记文学研究大事记 (员苑苑苑—圆苑苑苑)	(圆苑苑)
后记	(圆苑苑)

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代序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一书

樊摇星

多年来,老同学全展一直乐此不疲地在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园地里耕耘。现在,凝聚了他多年心血的专著《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就要出版,作为他的同行,除了借此机会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以外,对本书的学术成就略作评介,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也是很有必要的吧。

中国的传记文学,源远流长。从煌煌的正史中那些帝王、名臣、异人的传记到有趣的野史中那些“信不信由你”的人物传说,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研究人、从人事中感悟世道的人文思想。虽然因为历史的局限,常常难免有“神化”或“妖魔化”的倾向,但经过薪火相传的书写,毕竟建构起了中国人的历史群像序列。其中有民族的脊梁,也有历史的渣滓,有聚讼纷纭的名人,也有没有被时间遗忘的小人物。谈及中国的人文精神,一般常谈的是儒、道、佛经典。事实上,我觉得那精神的丰富性、复杂性,还常常体现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的深远影响中。虽然历史人物常常是某种文化精神的实践者,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个人经历的多变性,又常常使得历史人物的人格显示出许多超越了文化精神的抽象性的丰富意蕴。从这个角度来看,传记文学中体现出的民

族性、人文精神就具有相当的具体性、生动性和丰富性了。孔子、关公所以能成为人格化的偶像,诸葛亮、岳飞所以能成为“智慧”、“报国”的典型,都与他们的经历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较之经典中的说教更生动、具体、集中有关。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记文学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集中体现。研究传记文学,也就成为研究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恰恰是在研究这一点上,评论界似乎注意得不够。这一明显的缺陷是与我国传记文学的深厚传统不大相称的。

现代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意识的不断增强,文学水准的普遍提高,传记文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美国访学期间,我就注意到那里的书店里,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专柜常常是旗鼓相当的,由此也可见国外传记文学的蓬勃发展势头。一般来说,当代人越来越注重纪实的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出人意料的现状有关(就像不少作家感叹的那样: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不可思议,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从成功人士的经历中去感悟人生的启迪,从历史的云烟中去了解鲜为人知的往事,一如从匪夷所思的历史事件中去发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一样,已经成为当代人需要传记文学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传记文学的研究也就显得更加迫切了,无论它是否可能成为一门显学。

全展能够多年不懈地从事传记文学的研究,并能在研究中不断出成果,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功底。国内文学界,虽然不时可见到一些研究传记文学的文章,但像这部专著这样全面地、多侧面地研究当代传记文学得失的系统之作,似乎并不多见。因此,这是一部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空白的著作。它的问世为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参考书,也设置了新的高度。其涉猎作品之多,探讨问题之广,以及编排体例之新,均代表了迄

今为止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第一水平。其中,尤以第一章“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第十二章“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显得具有开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是研究有关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没有多年持续不断努力,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

当代的传记文学已经相当发达。其中不乏已经成为当代经典作品的力作。如何从汗牛充栋的作品中去发现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在这方面,书中重点论及的大多数作品都为人熟知,但个别作品是否具有经典的意义,却值得商榷。还有,像朱东润、李辉、权延赤、叶永烈、师东兵这样一些在传记文学的写作中成就突出的作家在传记文学写作方面的师承关系、个性风格、经验得失,也应该着重探讨(就我所知,李辉的传记文学就深受美国作家欧文·斯通的影响)。是否应该在论及他们的成就时列专门的章节梳理他们的创作历程、风格流变?此外,对比世界传记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例如罗曼·罗兰、茨威格、欧文·斯通等人的作品),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存在哪些不足,又有哪些超越?这样的问题也是有待展开论述的。当代传记文学的文体丰富多彩,也值得研究。像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和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这样充满思想力与研究性的传记就与一般注重文学性的传记明显不同,由此也可以引出“学术性传记”与“文学性传记”的不同这一话题来,而这一话题的探讨又是可能使“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争论迎刃而解的(在我看来,“学术性传记”一般唯“真”是崇,所以,争论相当少,而“文学性传记”因为文学成分的加重,就难免在“真”与“美”之间游移,从而使得相关的争论一直不断)。近年来,“口述自传”(如《舒芜口述自传》等书的出版)的兴起也丰富了传记文学的文体。显然,关于传记文学的研究不可能因为一本书的出版而中止,只会因此而更加向学术的纵深发展。

全展已经为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我期待着他的努力能引起更多传记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研究者的关注；当然也期待他的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圆园园年 苑月 圆原日 ~ 圆缘日于武汉大学九区
(樊星 :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章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的,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文学样式。伴随着人民共和国 缘年的风雨鸡鸣和沧桑记忆,传记文学在承传与变异、认同与超越,写人与造神、歌颂与批判的两难选择中,上下求索,多方参照,几度坎坷,几度辉煌,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终以多元开放的创作态势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融汇到汪洋恣肆的世界传记文学大潮之中。

纵观建国 缘年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建国 缘年”、“文革 缘年”、“新时期 缘年”、“后新时期 缘年”以及“新世纪 源年”五个段落来考察。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实事求是地探讨当代传记文学的成就与问题,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推动传记文学的繁荣进步。

一、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上)

(一) 建国 缘年(缘缘~缘远) 传记文学的初步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为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发展开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从 缘缘年到 缘远年的 缘年间,除译传外,我国内地共出版人物传记 缘国余种。传记创作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初步繁荣的局面。

建国之初,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已是不容置疑的方针政策,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传记文学对此较早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1950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行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迅即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快被译为英、德、日、法、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对树立革命领袖的权威形象,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从1950年到1956年,当代传记文学初具规模,革命英雄传记大行其道,引人注目的便有: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林音频、刘树墉的《郝建秀》、叶坪的《伟大的方志敏》、苗培时的《矿工英雄马六孩和连万禄》、丁洪、赵寰、董晓华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高玉宝的《高玉宝》、雷加的《海员朱宝庭》、柯蓝、赵白的《不死的王孝和》、韩希梁的《黄继光》,以及建国后第一部集体创作的、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志愿军英雄传》等。这些传记作品尽情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

1956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秋,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部专门召开了“传记文学创作问题”的座谈会,用以推动传记文学的发展。从1956年至“文革”发生前的十年间,革命回忆录这种新兴的史传文学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星火燎原》与《红旗飘飘》这两套大型丛书,集结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回忆录。其它如陶承的《我的一家》、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等一批优秀中长篇传记作品,也都传诵一时,深受欢迎。但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发展不久便遇到了挫折。1958年,康生一伙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名,诬陷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为“反党小说”,致使作者李建彤遭到残酷迫害,株连上万人,造成古今

稀有的大冤案,于是革命的史传文学创作便偃旗息鼓,无人问津了。

历史总是曲折地发展着。1964年,共和国一个普通士兵——雷锋的名字响彻神州大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分别推出《雷锋的故事》(陈广生,崔家骏)和《雷锋小传》(陈广生)。这两本英雄传记伴随着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为雷锋同志的题词而家喻户晓,颇具轰动效应。

在英雄传记的主潮之外,1960年代的传记文学还有非主流的传记值得一提,如冯至的《杜甫传》、朱东润的《陆游传》、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马可的《冼星海传》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记文学的人物画廊。

综观建国 10 年的传记文学,承续了五四以来现代传记文学“新民”与启蒙的优良传统,其主题大多是单一、明朗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题材内容以反映已经逝去的革命历史或正在进行的现实斗争为主,传主以革命先烈、当代英模居多。不少作品在史实求真的基础上还颇有文彩。这些英雄传记,发行量大,读者众多,它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宣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凝聚民族向心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如《把一切献给党》出版不到一年,就四次印刷,印数达 100 万册,至 1960 年代中期,累计印刷 1000 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读本,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的主要缺陷是:还存在着传主类型较为单一、题材狭窄的毛病,不少作品艺术粗糙,创作上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倾向,传主形象失之片面,个性模糊,只见叙事,而不见闪动鲜活的人性的身影。有的传记自觉不自觉地拔高、神化,甚至人为地造假失真。

(二) “文革”10年(1966—1976) 传记文学的停滞

196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我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记文学创作事业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这场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以文艺为篡党夺权的突破口，疯狂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以任何艺术形式表现真人真事。“旗手”还下达了这样一道懿旨：“……就是刘胡兰，也还是不要写真人真事！”这样一来，所有以前歌颂真名实姓的英雄传记便统统被封杀，为老一辈革命家写史作传的作品，自然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作家马烽 1965年就完成了《刘胡兰传》的初稿，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排印了数百册样本，分送给刘胡兰烈士的家乡云周西村党支部、文水县委、山西省委、原晋绥边区的领导人，以及烈士生前友好和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各级领导和熟悉刘胡兰生平的同志，在百忙中对传记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作家也据此进行了修改，之后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已打出了清样，但难逃夭折的厄运。^①

“文革”十年，“左”的思想泛滥到各个领域。许多传记作家横遭迫害，传记文学创作与出版呈现一派萧条荒凉的景象，这是传记文学的停滞期。“四人帮”一方面不准他人立传，另一方面又大搞阴谋文艺。在传记写作中，根据政治运动的需要而篡改史实，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为配合“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而出版的几本颠倒是非、歪曲历史的人物传记小册子：《孔丘反动的一生》、《孔家店的二老板孟珂》等，又如“石一歌”的《鲁迅传》、

^① 马烽：《刘胡兰传·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第1页。

《鲁迅的故事》等。

但本时期的传记写作仍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潜在写作”。“潜在写作是指作家不是为了当时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①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可以称为传记文学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剧作家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冤死—冤死》,一部是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李方舟传》。这两部写于“文革”之中的“地下书”,作者生前都未能亲见它们的出版。

从 1959 年 10 月 1 日被关在中国作协的“牛棚”起,陈白尘便开始写日记,且从此没有中断。整整七个年头,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他便偷偷地坐起,用着只有他自己能够看懂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记录下那个恶梦一般的时代。1978 年,陈白尘终因心脏病频发而被“恩准”回南京治疗,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他重新翻出这摞日记,将那些符号、缩写“翻译”成文且整理成篇。这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实录”,记载的是那一段曾令人迷惘、令人痛心的历史,值得人们再去细细地咀嚼。

《李方舟传》“这本书的写定,是在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②朱东润夫人邹莲舫女士在“文革”中不堪折磨,以死相抗。为怀念亡妻,寄托幽思和孤愤,朱东润采用托名的形式,“在惊涛骇浪中写成”了这部特殊的传记。迫于时势,书中的人名、地名都用了隐语。

(三) 新时期 1978 年 (1978—1989) 传记文学的复苏与振兴

新时期的传记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对冷寂——复苏——振兴

① 陈思和:《“潜在写作”》,《中华读书报》1994 年 11 月 14 日。

② 朱东润:《李方舟传·后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89 年,第 1 页。

的全过程。人们记忆犹新,当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传记文学园地还相对冷清,仅仅再版了《刘胡兰传》、《未完成的画》、《闻一多传》等几部旧作,和《梅尧臣传》、《任弼时》、《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高士其爷爷》等几部屈指可数的新传。进入 1980 年代以后,我国传记文学创作逐渐走出低谷,出现了一批瞩目之作。直至 1980 年代中期,随着纪实文学潮的到来,传记文学创作呈现一派兴盛景象,不但数量多,质量也很高。以刘白羽、何晓鲁、铁竹伟、郭晨、张俊彪、权延赤等为代表的领袖 轶事传记文学,以林非、刘再复、肖凤、凌宇、林贤治、李辉、石楠、廖静文、赵云声、倪振良等为代表的文学家 艺术家传记文学,以徐铸成、叶永烈、泰栋、罗岩等为代表的恶人传记文学,共同组成了新时期传记文学最亮丽的人文风景线。

传记文学在新时期为什么会得到蓬勃发展?究其实,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旷世伟业,为中国有良知、有志气和有才能的传记作家提供了创造优秀精神产品的丰厚土壤和用武之地,他们得以冲破思想的牢笼和创作的禁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之作。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第一个热点是领袖 轶事传记文学。由于诸多原因,过去我们较难读到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描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传记,这种现象,在新时期已不复存在。老作家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以饱蘸激情的笔触写出朱德上下求索,由农民到旧军官到共产主义者的升华,清晰地描绘出朱德革命思想发展的轨迹。苏叔阳《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以较大的篇幅描绘了周恩来少小立志、胸怀天下的故事,给“振兴中华”的青少年留下深刻的印象。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传记,则成功地完成了领袖由“神”向“人”的还原。作品鲜明突出的特色,“就是一反过去政治化或泛

政治化、单从社会变革或党性阶级性角度写人的叙事模式,首先把领袖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当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来塑造;着重表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情感世界,从人的基点上透视,寻找内在的审美价值。”^①

将帅传记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首推军队女作家铁竹伟写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断代传记文学《霜重色愈浓》。作品真实、准确、形象地再现了“文革”的历史,讴歌了陈毅元帅在极其严峻的考验面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这部作品与另一位军队女作家何晓鲁的《元帅外交家》,以及她俩合写的《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一起,组成“陈毅文学传记”三部曲。接下来,点点以自己父亲罗瑞卿大将为传主,向人们坦诚率真地再现了那《非凡的年代》。此外,写其它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作品,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郭晨的《巾帼列传》、张俊彪的《血与火》、王朝柱的《李大钊》、柯岩的《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等。这些作品不仅使老一辈革命家的彪炳业绩德厚流光,也为传记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另一个热点是文学家艺术家传记文学。过去无人敢为“臭老九”立传,而在新时期,一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传记文学的舞台,真正是“人类的群星闪耀”!以文学家为例,就有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肖凤的《萧红传》;《庐隐传》和《冰心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部、第二部);桑逢康的《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柯兴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李辉的

^① 吴秀明:《论近年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以艺术家为例,就有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石楠的《张玉良传》、倪振良的《赵丹传》、赵云声、冼济华的《话剧皇帝——金山传》、郑理、佳周的《李苦禅传》、纪宇的《青铜与白石——雕塑大师刘开渠传》等。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还欣喜地发现,新时期还开始大量涌现了建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传记文学新品种——恶人传。这类反派人物的荣辱兴衰,往往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变幻的风云。老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1980)首开先例,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流氓大亨杜月笙“这一个”的独特个性,继而他又用《哈同外传》(1980)为一个外籍“闻人”立传。这两本为反派人物立的传记,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以后出现的传记文学作品中,将会看到更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人们的愿望没有落空。1985年,《魂断武岭——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泰栋、罗岩)面世,作家将镜头直接对准了独夫民贼蒋介石,揭示了他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性结局。1985~1986年,叶永烈以《“四人帮”兴衰》——《蓝苹外传》、《张春桥浮沉史》、《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等四部长篇,揭示“文革”秘史,大大拓展了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

新时期以来的传记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 打破了几十年来我们自己手造和心造的各种框框和思想牢笼,许多禁区已经突破,在题材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传主类型日益丰富,结束了建国以来英雄传记一统天下的尴尬局面。我们的传记文学,不仅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而且还写了科学家(如吴崇其、邓加荣的《林巧稚》),学者(如杨建业《马寅初传》),甚至还写了蒋介石、“四人帮”等一些反面角色。2. 传记创作不仅注重了真实性,而且文学性也有了很大的加强。开始注意对人性的发掘。注意从兄弟文学、艺术中借鉴吸取许多